

## 话说

郑州

老坟岗曾与北京天桥、天津三不管齐名。100多年前，蒸汽火车隆隆地拖来了老坟岗商业的繁盛……三教九流、五行八作，在这里酿成一片滚滚红尘。这一切的高度集结，使老坟岗成为一幅市井生活的画卷和折射历史映像的镜子，从某种意义上讲，也是老郑州及老郑州人生活的一个浓缩版。

## 火车的驶进打破了郑州的空间秩序

河北沿有了“巴巴墓”，成了回民义地，草根一族播撒商业和民俗文化种子，生根发芽，而真正使其成长壮大起来的是火车。

火车驶进之前，以西大街为标志的老城自唐代以来几乎是凝固的。街道、药铺在城内缓慢发展。火车的轰鸣驶进打破了郑州千年不变的空间秩序，它的力量拉动了老城的药业，也拉动了千百年不变的郑州版图向西发展。京汉、陇海铁路两大钢铁大道十字交叉在这座城市，这里将不再是一座普通的县城，它将萌生全新的机遇。

1905年1月20日，河南巡抚陈夔龙巡视郑州，目睹了火车站一带商机勃勃，于是上奏清廷开郑州商埠；1908年11月30日，清朝正式批准开放郑州商埠。首先在火车站下沿，即现在车站的东面，开辟了大同路、德化街、福寿街、正兴街、乔家门和商业中心老坟岗等街道近20条。南来北往的人流、物流在这里聚集，火车站周边成了“一黑一白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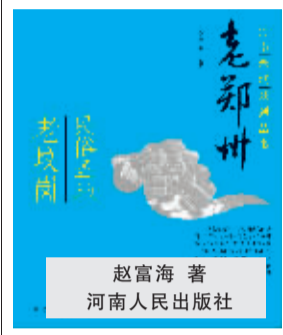
（即鸦片和棉花）的集散地。尤其是棉花业，成了当时郑州经济发展、城市繁荣的引擎。棉花打包厂有20多家，年成交量30余万包（每包重达250公斤），交易额6000余万元。在老坟岗周边的西陈庄、正兴街，打包厂星罗棋布。民计民生三百六十行开始在这里成活，现代商业与民俗文化在老城外共舞。

自1906年火车通达郑州，至1937年，郑州的商业达到鼎盛时期，是谓“华北大都市”，郑州的人口也由通车前的2.5万人，于二三十年间增加到20余万人，另有流动人口5万人。新增人口多为移民，来自三个方

面：一是铁路员工、纱厂工人；二是办商业的，如华侨巨商陈嘉庚，国货大商刘桂勳，及老城区内的中药业、棉花业行当；三是“九一八”事变后的东北难民，1938年国民政府炸花园口因黄河泛滥而流离失所的江苏、安徽、河南的灾民。

已是商业中心的老坟岗，自然而然地接纳了工人、实业家、难民和灾民。他们涌进十分繁华的都市——郑州讨生活。西一街与西二街上一溜排开了商业阵势，且有货品分类：铁锹、扫帚、簸箕、擀面杖、案板、磨刀石、茶壶等。日用品摊出售的有肥皂（当时叫猪胰子）、胭脂、纸花、头绳、万金油、旱烟袋、鞋拔子等；布摊鞋帽摊上摆出了自家织的土布、蓝布，以及流行的阴士布、圆口千层底布鞋、棉帽、布帽、瓜皮小帽；铁业摊上生起了火炉，位置在河北沿即现在的解放路北边，几家铁业炉火通红，专打马掌钉、铁铲、汤勺、炉条、等等；农具摊上出售木杈、木锨、镰刀、荆耙。在西二街，郑州最早的一家古董摊开张，玉石、金器、佛像、瓷器等在这里买卖。风味小吃摊从开始卖胡辣汤、羊肉汤，很快形成规模。一字排开的摊位多数在民主路以南，从早到晚这里人声鼎沸，叫卖声此起彼伏。豆沫、豆腐脑、火烧、油条、稀饭、锅盔、杠子馍、烧鸡、牛肉、山楂串、烤白薯等，最为常见。这类小吃不仅吸引了老城内外的人，大同路、德化街的生意人，也吸引了在郑州的法国人，连日本人也常来光顾。牛家火烧、王家豆沫、白家烧鸡、李长庚羊肉汤、马大胖胡辣汤等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成了老坟岗风味小吃的精品。

4



赵富海 著  
河南人民出版社

## 刑事

侦探

小说围绕延江市特大经济案展开。案情每到关键时刻，总有一只无形的手在左右着局势的方向。案情错综复杂，千头万绪。反贪局长魏大若内心忍受着巨大的痛苦和无形的压力，决心要查个水落石出，以维护法律的公正，给延江市老百姓一个交代。

胡建刚让魏大若去查刘垚的案子。魏大若本来没想坐下，可胡建刚从说话的口吻到一脸的严峻，使魏大若觉察到了胡建刚所说的事件可能真的很严重，于是，魏大若先拉过身后的椅子，坐了下来，然后才把信封里的信掏了出来。

“我是政法系统的一名工作人员，我向胡书记反映的事情也仅仅是我个人的怀疑，我怀疑刘垚的保外就医其中有猫儿腻，就那么平地上摔了一下，难得就那么巧，能把一个人的中枢神经摔坏了，能摔成高位截瘫？我没有证据证明是否是那些在外面帮着刘垚疏通关系的人，用一捆捆金钱把我们的队伍腐蚀了。我给胡书记写这封信，只是希望胡书记在临退休前，能做点事情，这对延江市良好秩序的建立将是功德无量的事。”

这不是一封手写信，也不是打印机打印出来的，而是用剪刀把报纸上的字一个个剪下来，拼贴而成的。

魏大若在看这封信时，明显感觉到胡建刚的目光，一秒钟都没有离开过他的脸，生怕漏掉了魏大若一丝一毫的反应。

“书记是什么意思？”魏大若吐了口烟，看着胡建刚，问。

“查，当然查啊。”胡建刚多少显得有点激动。

“查？”

“查。”

“查谁？”魏大若是明知故问。

“你魏大若不会相信我胡建刚会让你查刘垚，让你查给刘垚放水开方便之门的人。”胡建刚把一大截香烟掐在了烟灰缸里，眯着眼睛看着魏大若，“可我还知道，这件事情只有你能做，除你之外，延江市检察

院没有第二个人能做，范围再大些说，延江市整个政法系统也找不出第二个人来……并不是你的水平特别高，你的能耐特别大，而是你接手之后的阻力比任何人都要大，面对强大的阻力，你会比任何人都兴奋，在兴奋中充分展示你办案的才能……”

魏大若把手里的那只信封反复颠倒了，没接胡建刚的话头。

“假若我不想接受这件事情，会有什么结果呢？”魏大若把手中夹着的香烟上的烟灰敲在烟灰缸里。

“那你在检察院的日子就不会长久了。”魏大若一愣，但胡建刚的一脸满是认真，绝对没有半点玩笑。

“可我希望你在检察院待下去。”胡建刚重又站起来，在办公室里来回地走着，办公室里出现了暂时的沉默。

胡建刚走了一会儿之后，停下来脚步，但他没有看魏大若，而是背对着魏大若说：“一开始我只希望你悄悄地做，不要被你我之外的第三个人知道，若是刘垚真的没有问题，真的是高位截瘫，真的中枢神经出现了问题，咱们悄悄地收兵……但只要在一个环节上有了证据，我会以政法委的名义，立案侦查，还是你来负责。”

魏大若并没有表态，而是走到窗户外，看着市政府大院里郁郁葱葱的树木，看着满院地下洒满的黄金般的阳光，多么健康的一个环境啊！可当真是像人的肉眼所见的这般健康和干净吗？

未必。

魏大若缓慢地转过身来，胡建刚正注视着他。

魏大若朝胡建刚点了点头：“我查！”

4



村人 著  
春风文艺出版社

## 白领

婚姻

一个充满优越感的职业女性，却遭遇一连串家庭问题：离异多年的父亲与另一个女人再结连理，继母及其女儿彻底打乱自己的生活；丈夫不抵家外诱惑，十年婚姻几近崩盘；生母非但不调解，还撺掇女儿离婚，过“独立自主”的生活；祖母面对家中的迭起风波，一再选择沉默……三代女人，心事万千。

## 罗湛和桂雅丽终于生活在一起

罗湛也在为见面准备着，在衣柜里挑选衣服，看来去，最后拿出一身半旧的运动服。

罗湛早就穿好一身休闲西装，坐在沙发上看着报纸，等着她。罗湛一边从卧室走出来一边说：“咱们是不是该走了？”

“我一直等着你呢。”罗湛放下报纸，从沙发上起身。罗湛注意到他身上的西装，不由皱了皱眉：“穿什么西装啊，用得着吗？你看我。”罗湛也打量着罗湛：“你这身也太随便了吧。”

罗湛的态度刺激了罗湛，她心里有点儿冒火：“要不然你自己去得了，我不去了。”

罗湛一怔，扭脸瞪视罗湛：“咱们说是说，你可不能开这种玩笑啊。”

“是我爸要结婚，你比我还积极，我真不懂你心里是怎么想的。”

罗湛在前，桂雅丽小心地搀扶着潘良，三个人走下楼梯，刚下了一层，罗湛迎面从楼梯走上来。

“你们怎么搞的，怎么现在才来？”罗湛质问。

“我有点儿事……”罗湛支吾着。

“罗湛呢？”

“怎么，她没来吗？她应该来了。”

“应该？你们为什么不一块儿来？”

罗湛无言以对，目光瞟了瞟桂雅丽。潘良赶紧打圆场：“罗湛，你倒是给介绍一下啊。”罗湛回头看看桂雅丽：“这是桂雅丽，他是罗湛，我的女婿。”

罗湛赶紧伸出手和桂雅丽握手，态度

热情而诚恳。

桂雅丽家的电话响了，她穿着家常衣服从厨房里跑出来接电话，话筒里传出女儿蔡小欣的声音：“妈妈，是我……”

“小欣呀，你在哪儿，回来了吗？”蔡小欣说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到家，让妈妈别着急。

放下话筒，桂雅丽走回厨房，门铃响了。桂雅丽一愣，女儿会这么快吗？她喊着“来啦来啦”去开门。罗湛站在门口。

“我姓罗，叫罗湛，罗湛的女儿。”罗湛在桂雅丽家的时候，罗湛和林青

青在一家西餐厅里吃饭呢。

林青青穿着讲究，一头黑色鬈发散在肩上，衬着白皙的面庞，透着一股娇媚。她的哥哥是罗湛的中学同学，说起来两个人认识很多年了。

晚上，罗湛把自己去桂雅丽家的情况对丈夫说了。罗湛有点儿吃惊，他的老婆就是这样的人，一点儿不含糊。得知罗湛同意了，他也很高兴：“那孩子啊，问题不就解决啦！”

罗湛说出自己的感觉，她觉得桂雅丽那个人还不错，性格也很好，但是她的女儿……罗湛不问，等她自己说。“是，人是长得漂亮，很漂亮，性子也直，就是有点儿太随便，我看不惯。”

罗湛忽然想起问罗湛今天干了什么，罗湛说自己一个中学同学的妹妹请他吃饭。

罗湛和桂雅丽婚后的日子就这么开始了。这天，罗湛两口子，还有蔡小欣，一家人都回来了。罗湛一家的聚餐马上就要开始了。菜端上桌了，罗湛在摆碗筷，蔡小欣大喊：“酒，酒在哪儿？”

4



万方 著  
长江文艺出版社

## 都市

言情

小说道出了在中国做一个成功民营企业家的真谛与天机。新一代知识精英“玉石”们的私人版，最真实的“激情与梦想”最撼动人心的爱恋与追随、深情与执著，最无奈与最残酷的背叛和纠缠。

我打电话让阿莲过来聊天。孩子过了百日，李伟开始每天下班抱回一大堆报纸，在灯光下，逐条逐条看招聘启事。他做事很有条理，先大致浏览一遍，把重点勾出，再归类逐条整理，然后才具体反复阅读分析每一则招聘广告，把大致适合自己的招聘广告剪贴到一个笔记本上，再作上记号。

这天清晨起来，吃过早点，李伟洗漱干净，头发打了摩丝，梳理齐正，换了一身整洁笔挺的衣裤和一双擦得一尘不染的皮凉鞋准备出门。

望着他挺直的腰杆和渐渐消逝的背影，我的心中满是留恋。

女儿躺在小床上，看着吊在她头顶上方的那个彩色吹塑球，不时地伸手企图拍打。她睁着明亮的眼睛，舞动着胖胖的小腿，对着球甜甜地笑。

女儿很少哭，不论什么时候，见到什么人，脸上都充满笑意。这让我和李伟从心里感到幸福，认为这是上帝赐给我们的这贫困动荡生活的最好礼物。

我弯下腰，在她的前额上留下了充满爱怜的一吻。

李伟出去见工的这个上午，我的心像被一股力量紧紧攫住，变得坐立不安，一次次叹气，心中像压了块大石一样，又堵又闷，希望找个人来聊聊。

午后，我给阿莲挂了个电话。一小时后，阿莲来了。她穿一件曳地麻质白长裙，飘逸纯净，气度非凡。我被她的风姿迷住，眼光一时收不回来，直直地看着她。

“瞪我干什么？傻丫头，是不是发现我又多了一把皱纹。”

“才不是呢，你简直太美太迷人了，真该评你为狐仙。”我打趣道。但同时也发现，

她眼角的两边确实有了遮不住的鱼尾纹，但这并不影响她摄人的魅力。和她一比，我顿时自惭形秽。

她从不准别的女孩叫她姐呀姐的，而是让大家直接叫她名字。她说叫姐催人老。

她走到小床边，看了一阵熟睡中的宝宝，说：“这孩子真可爱，长得太漂亮了，丹凤眼，高鼻梁，鼻尖那么秀气，小小的樱桃嘴，长大了，一定是个美人胚子。”

说到这里，她回头看了我一眼：“叶子，你真幸福，老公孩子都守在身边，小家这么温馨。”

我幸福吗？我整日感到的是世事的艰难和对未来的惶惑不安。现在竟有人说我幸福？可再一想，李伟对我的点滴关爱，孩子的美丽聪慧，一家人在一起的相依相惜，又确实不能说是不幸福。想到此，我无声地笑了笑，一丝甜蜜在心底泛起。

“你不更好吗？阿莲，我们还在为生存奋斗，你们却已经是海口有名的地产商了。我们还在挣饭吃，你们挣的却是事业的发达和名望，起点都不一样。”

阿莲的脸上有些落寞和出神，她有些幽幽地说：“事业是他的，不是我的，他说夫妻俩不要在一起做事，容易出矛盾。另外，他说男人和男人在一起，才能相通，事情才好办，女人还是别掺和别知道的好。可我可能是个贱命，累惯了，闲下来就闷得慌，无聊透了。天天保养，反而老得更快，你看，皱纹都多多了。”她摸了摸自己的眼角。

我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，一下午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。聊到后来，她提醒我，让我放手让李伟自己去闯，去做他想做的事，去到他想去的地方，一个男人老困在一个地方是没有出息的，女人不应该去管，去束缚他的手脚。

56